

# 我的“童子功”

何越华

我的“童子功”是被逼出来的，天气再热，我也能够在户外席地而卧。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前湖南衡阳地区农村的特色。

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。那时，我家兄弟姊妹加上父母共八人，就住在一间土砖房里。房子占地不到二十平方，与邻居挨户搭界的，采光、通风条件极差。

一家子这样挤着，夏天最难熬。房间里闷热，乡下蚊子又多。那时没有电，更没有电风扇。即使挂个蚊帐，也形同虚设。因为床窄蚊帐窄，手脚稍一放开，蚊帐就被支开，有的蚊帐因年数久远，一碰一个洞，这些都为蚊子开了方便之门。早上醒来，帐内四壁停满胀鼓鼓的蚊子，飞都飞不动，双手一拍十几只，三两拍下来，手掌满是黑黑的蚊尸和鲜红的血液，心痛不已。

这样“惨烈”的场面，当然不是哪一家独有。所以，每当炎夏来临，房间“让给”妇女幼儿，大大咧咧的老少爷们都争相搬到室外睡觉。拆下一块门板当床板，或者直接躺在前坪石板上席地而卧。

来到室外，有的堆一堆柴草用泥土盖住、有的用稻草织成辫子状，点燃但不能燃出明火，让它生出烟来熏赶蚊子。这样，蚊子少了但是烟熏火燎的也难以安睡。只有在午夜过后，十二分困意袭来且天气稍凉时方能睡几个小时囫囵觉。

中午呢，气温要高很多，但是没

有蚊子，相对容易入睡。躺在房后大树下，头枕着一把稻草，黝黑的脊梁硌着蚂蚁横行的门板或者石板床，鼾声四起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有幸成为国家公职人员，住房条件比乡下好一些。不过那时还没有商品房，住的是集体宿舍，要结婚得向单位申请单间，单位条件差的要等好些年。而且，年青人资历浅，新分房不是一楼就是顶楼。一楼春天回潮，顶楼酷暑难耐，所以那时结婚的人，普遍处于“水深火热”之中。

我的结婚房在办公楼五楼，即“火热的顶楼”。除开一个楼梯间，顶楼15个房间南北相向，中间共用一走廊，西头公用的男女厕所各一间，自来水龙头两个。230余平米空间，15个三口之家，加上一些带小孩的老母亲，常住50余人。不足1.5米宽的走廊两边堆满火炉、藕煤和炊具，既拥挤不堪，又炙热难耐，尤其是在夏天。

在那蒸笼似的空间里，每到下班，狭窄的走廊便热闹起来，乒乒乓乓地响起锅碗瓢盆交响曲，水龙头前穿插地排起队伍。晚饭后，女人们争先恐后地提着热水冷水进厕所（兼澡堂）洗澡。男人则赤膊短裤，站在自来水龙头前，浑身擦上香皂，使劲搓揉后，极其雄壮地举起一桶水，兜头浇下。动作之潇洒，气概之豪迈，令小孩

儿一惊一乍。

夜里七八点钟，风渐渐起了，大家便三三两两地涌上楼顶，或背上大、小竹床，或只拿一床凉席，在平台占领有利位置，纳凉的风景渐渐绚烂起来：女人们洗衣服、带小孩，叽里呱啦家长里短，不时掩嘴发笑；男人们手摇蒲扇，呷几口凉茶，散一圈香烟，天南地北神侃慢聊……夜深了，平台上丝丝凉意传来，先是孩子们躺下进入梦乡，继而传来几个男人肆意的鼾声；细心的女人们回家抱床小棉被，搭在自家男人孩子身上，伴着他们酣然入睡。

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，城乡住房条件日益改善。新婚夫妇基本上有独立的套间，一般的家庭住房有三室两厅，空调、席梦思等等应有尽有，睡觉自然舒适。不过，我偶尔会在客厅里席地而卧，那是为了赶任务早点起床。这样的场景在乡下也不多见。早两年盛夏，去乡下给老舅祝寿，我鼓动儿子儿媳一同前往，原计划让在城市长大的小两口看看农村的酒席，体验一下吃饭时汗如雨下的“痛快淋漓”，以及午休时如卧针毡的“鼾然”入眠。没想到，计划落了空。老舅家也添置了一台空调呢！借着酒劲，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我欲邀请男丁们重温一下“童子功”，吓得大家不寒而栗：“老兄弟还行啊？这些年我们乡下人身子骨都变娇气啦，席地而卧怕是吃不消啰！”

## 最美

文芳



这一处，宁静，幽雅，有岁月的沉香。在我心中，最美。

这一方，鸟喧，花语，有草木的蓬勃，有藤蔓的舒展。在我的眼里，最美。

是的，每个人的心间，都有一处最美的风景，都有一方绝佳的归处。在我的心里，我的家，最美。

我家的房子不大，不足100平米，可它方正玲珑，端庄秀雅。环境很幽静，远离城市最繁华的闹市区，周边亦无工业厂矿的环境污染。

我的家，坐北朝南，阳光通透，采光度极佳。小区内，有树成荫，有花数株；悠闲区，有修竹几竿，有健身器材供人健身。

树，即香樟。香樟树，枝干直得挺拔，叶片绿得出翠，夜晚总有几只鸟儿来树中栖息，与我们互为邻互为友。花，不够富贵，却美得很日常，开花时一片欢腾，长叶时眉清目秀。露水瀼瀼的早晨，一片朝颜花引领着我们蓬勃舒展的一天；暮色苍茫的傍晚，两株木槿花总是有条不紊地陪伴我们进入黄昏的宁静。翠竹，虽只是清清瘦瘦的几棵，可是一样可透清风可溅鸟鸣，一样可吟诗可入画可润每个路过行人的眉眼。

散步的路上，还能见到周边农民的菜园，青椒的白花和茄子的紫花互相暗生情愫般的常常深情凝视，小小的菜园，怎么看，都像一篇唯美的小散文。

大理石的电视柜台，我摆放的是干插花。粉的是桃花，我们都很喜欢桃花。因为，桃花的胭脂，可以给爱情上色；桃花的眉眼，可以点亮生活。还因为，桃花可以高雅得很诗意，也可以俗气得很烟火。它很适合我们这样布衣荆钗的一对俗世夫妻，我们可以在花旁述几件旧事感叹时光如桃花流水，也可以在花旁扯几首没有平仄的桃花小诗文艺一下生活。白的是梨花，白得像一场初雪，纯净，纯粹。它的白，总是让我们产生敬重和敬畏之心。在花旁，我们轻声交谈，谈我们走过的路上曾经历过几场雪，谈我们的余生里还会遇到几场雪，谈雪下得最密集的那年冬天……我们握紧彼此的手，相视一笑，珍重以待。

家里，一个他一个我，一枚掌上小明珠。平日里，小明珠在学校里住校。我和他会在清晨一起出门上班，我们轻轻地锁好门，就把满屋子的轻风和阳光全部都拢在内了。夕暮晚归，当我们咬扭一声推开门的刹那，我们就被扑面而来的阳光和轻风拥抱着了，它们散发着喜乐的气息和温暖的味道。那一刻，我们感觉到了人生如此厚实富有，我们的时光沉实动人。

每一天，因为漫满了阳光的颜色而格外明媚。所以一日三餐即使是粗茶淡饭，都很有嚼劲很是甘甜。冬天的夜晚，我们掩好门窗，风和寒冷被关在门外，我们不生炉火，也不温酒，但是我们每晚看书学习时的互相交换互相砥砺，就是一家人在彼此取暖。夏夜，我们在南窗下话家常论春秋谈古今，远处的菜园隐约的蛙声送来一片清凉，妖娆的晚风为我们吹来幽香，小女俏皮的话语常常让我们开怀大笑得前合后仰……

有月亮的夜晚，月光会像碎银一样静静地流泻在我们的阳台上。有时，月色如水，清澈清凉，我们常会掬一捧洗脸庞，被月光洗过的容颜就精神了，于是我们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闪着迷人的光泽；有时月光似酒，醇厚清冽，我们两两对坐，任凭月光洒落在我们的水杯里勾兑出酒的清香，我们小酌，我们微醺。

我们的小家，其实就是这世间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。和每个家一样，满屋子里都是粉白通透的阳光，都是葱茏沸腾的绿意。满屋子里都是悠悠白云荡过晴空，都是欢声笑语洒满角落。因为，我们在家前屋后种植了爱，种植了信仰，种植了希望，所以日子蓬勃有序，生活热气腾腾。

而时光，总是如棉布一样舒适，贴在我们的听觉里、视觉里，轻柔地把我们的小家温暖为人间最美、最美的风景。

## 难忘那条路

陈赞平

一根一米来长的木棍担在肩上，身后一头挑着三十多斤重的白面，身前一头挑着四五片六七斤沉的烙饼。木棍是从院子角落堆柴处挑拣的，端正、干净、光滑，是我生活中不离不弃的伙伴。面是父亲一手新磨的麦子面，三十来斤是自己将近三周时间的口粮。

早上六点从家里出发，先是挑着面和馍，用十几分钟的时间走过一段慢下坡，三四分钟经过干涸的稠泥河床，开始爬一段较长的山路，中途得换肩、歇缓三五次，也一前一后遇见梁山、党湾两个总能听见鸡鸣狗叫、地上满是粪便的村庄。半个多钟头后到了东山梁，在梁顶吹吹风，坐一阵子，再挑着40多斤沉的东西往下拐三四拐，转过一个经常轰隆隆的磨房，沿着一溜豁豁拉拉的矮土墙往东走，从几根木头撑着的裂缝门里进去，就是古道小学。

其间，如果是夏天，在肩挑口粮前行的过程中，汗流浃背总是难免的，当我带着一身浓浓的汗味走进简陋不堪的办公室，意味着汗味也要传到裂缝很多的教室里去。因为往往来不及洗脸擦身，北头房檐下挂着的吊铁板就被指定的学生握着约莫半尺长的铁棒“当、当、当”地敲响了，这是上课的铃声，传开去，显得浑亮、厚重，是警醒也是催促，既针对每个学生又针对每位老师。于是，汗味在教鞭声、授课声和学生的回答声中慢慢淡下去。

这十多里的路，我历经了整整四

年1460个日子，刻骨铭心。离开那里很长一段时间了，那条路萦绕我的心头，搅和在自己的骨子和血液里，让我坐卧不宁，醒着清晰睡下不忘。

那条上山下坡、宽一阵窄一阵的土路，如果放在地图上看，就是弯弯扭扭、起起伏伏的线。那条注定让我把青春消磨在此处的路，那条牵系我神经十六年之久的线，也注定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的一段生命线，总是不厌其烦地引领我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，就像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。或许在别人眼里，它是再普通再平凡不过的印记，但在我的心里却无形中激起了一丝丝波澜、一点点情愫。这不仅仅因为最初踏上社会、走上工作岗位的惊喜，还因为珍惜生命，感恩生活的情怀。

形象地说，那条路和家和小学的关系应该是：

小学是一个谋生的结，在这个结上，我手把手教一群流鼻涕的小学生学汉字、学唱歌、学跳舞，学做人的道理，可以说凝结着深深浅浅的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。学生们年幼无知、不懂事理，不存在如此感受，唯独孤单影只的我，这方面的感觉极其强烈，而这些都来自教学的长长短短、生活的烟熏火燎、家长的各种心态。

家是一个亲情的结，当年我二十二岁，家里有父有母和三个兄弟，每次从学校返回家，那种温暖如春的感觉便油然而生。面对母亲简单却热喷喷的饭菜，面对父亲亲热的嘘寒问暖，

面对弟兄们和睦的说说笑笑，陈旧的房屋虽然昏暗，我感觉身边洋溢着一股浓浓的亲情。这时候，发生在学校办公室、教室和校园里、与学生相关的那些事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。

结和结之间，就是曲曲折折、弯弯曲曲，我不得不走的那条路。它牵扯着两头、两个结，似乎是宿命，老天早已安排好的；也似乎是人为，十年寒窗、九载熬油，终于跳出农门，成了一名农村小学教师，落定在“古道”这个与我有缘的村庄和这个村庄的小学。

古道小学一共五个年级五个班三个教室，立足现状，只能把二三年级容纳在一个教室，四五五年级容纳在另一个教室。学校一共四个老师，大家有时候固定教，有时候穿花教，重视互帮互助，在积极探讨中教孩子们。除我是走着十五里路、翻过一座山、下了一道坡的外乡外村老师外，其他三个都是附近村庄的。

如今二十八年过去了，每当夜阑人静、从俗世凡务中解脱出来后，我总会回想起最初四年的教书生涯，想起从家出发引领自己到古道小学的那条路，那条天晴天阴、风里雪中陪伴自己的土路，那条从此伸进自己心灵世界、留下不灭印记的路，那条扯着我至今乃至永远感恩生命和生活的路。我斗胆想，如果有可能，我一定要将那条路写进当今小学生的教科书，用平凡的事情感染他们、激励他们。

有机会的话，我还要重走已经融入自己生命篇章里的那条土路。